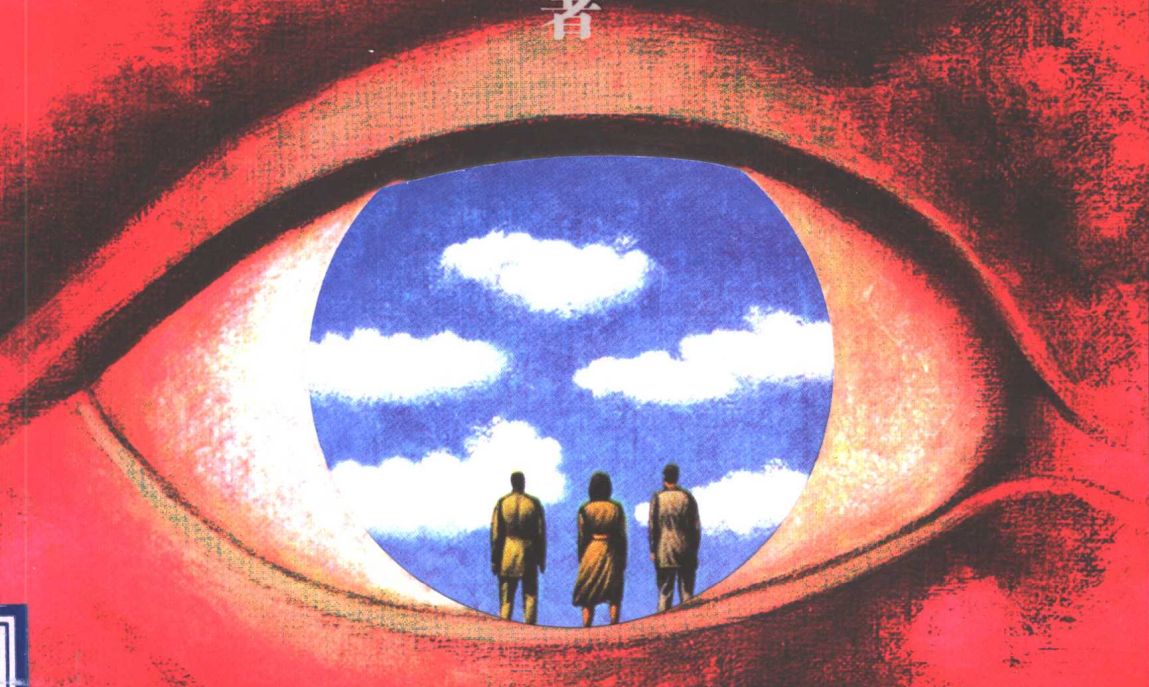


战争是男人的天堂 女人是男人的天堂

石钟山

◎ 著



男人的天堂

NANREN DE TIAN TANG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男人的天堂

石钟山◎著

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男人的天堂 / 石钟山著. — 北京: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 2005.1

ISBN 7-5043-4476-1

I. 男… II. 石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6114 号

男人的天堂

作 者	石钟山
责任编辑	李亚明
封面设计	Oak
责任校对	书林瀚海
监 印	赵 宁
出版发行	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电 话	86093580 86093583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(邮政编码: 100045)
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	167千字
印 张	8
版 次	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43-4476-1/I·590
定 价	20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我创作的许多小说都是以男人为主角的，像石光荣、高大山等，当然这部作品也不例外。在《男人的天堂》里，我创作了爷爷、父亲和儿子的角色。首先，他们都是男人，然后他们又都和战争联系在了一起。男人是野性的，男人的出生就是要血与火联系在一起的。在血与火的浸润下，男人才是可爱的，同时也是有生命的，男人为了烈性而生。

我不喜欢没有个性的男人，尤其是那种软性十足的男人；我喜欢大碗喝酒、大快朵颐的男人，那是些真性情的男人——他们敢爱敢恨，同时又不失智慧和柔情，正如一斛浓烈的醇酒，回味悠长。

作品中的爷爷、父亲和儿子之间存在着一条血浓于水的生命链，作为男人，他们一样地爱过、恨过，磊落和坦诚，以及肩上的责任和道义让他们活得很累，也痛苦，但他们始终昂

着头、挺着胸，对着生活、对着他们深爱的女人和友情，真诚地证明着：他们是男人。

既是天堂，里面当然也有着女人，仅有男人的世界是不完整的，而能够配得上优秀男人的女人注定不是平凡的女人——奶奶、母亲和眉，她们的命运一旦和有声有色的男人间发生了故事，生命也就变得亮丽而辉煌；男人的生命也因了他们的存在，更加豪情万丈和柔情。

女人是什么，男人又是什么？这是文学的基本命题，也是人性的命题，生命也因了两性间的激烈碰撞才变得华美而绚烂。《男人的天堂》里在塑造几位不凡女性的同时，还写了战争。战争在这些男人、女人面前只是背景，或者说是道具，因为战争让他们的命运变得更具有传奇性，有了传奇也就有了故事。这就是他们的生活。战争是锤炼人的意志的试金石，在生与死的面前才能拷问出人性的光芒。男人是为战争而生，女人则为男人而生。

这部小说写写停停地用了三年，不是技术性问题，也不是时间的问题，而是无法面对这部小说所呈现的内容。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我的半自传体小说，小说里涉及到了许多关于自己家庭的内容，我无法去平静地面对它，断断续续地写作是在处理自己的“审丑”心理，这要摆脱掉许多心理障碍。小说的篇幅不长的根本原因就是，我实在无法挥洒自己的想像力，真实与虚构总是发生着冲突，于是只好作罢。

摆在大家面前的这部作品，不知是不是一碗夹生饭？但不管怎样，《男人的天堂》是我多年来最想写的一部作品，当然也是最不好写的。也许有一天，我还会写真正的自传，里面

自然还会有爷爷和父亲，那得需要另一份心情和胆量了。

总之，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部《男人的天堂》，写了男人和女人，当然还有战争。你若问我这部作品到底写了什么？我只用上述的文字来回答你了。

石钟山

2004年12月于住所

1

自序

第一章 诞生时落叶飞升

眉背了我三天三夜才从森林里走了出来……三天里，我几乎没感到炸伤给我带来的痛苦，在我记忆的深处涌动着的那股让我终身难以忘怀的体香……

第二章 人与兽的距离

父亲又看见了那人腰间的枪，他知道枪能打死人，父亲向前挪了一下脚，离那枪更近了一些。那支枪随着那人的呼吸在肚子上一伏一伏。父亲想，只要伸出手就能抓住那支枪，抓住那支枪就是自己的了……

第三章 手枪上的红绸子

日本鬼子像山一样向父亲压来，当他压住父亲时，父亲手里的枪响了，那声音很闷，就像开一个香槟酒瓶那么“砰”地响了一声。日本鬼子在父亲身上动了动，便不动了。父亲觉得身上有一股热热黏黏的东西向自己流过来……

第四章 幸福的耳光

45

小凤不仅漂亮，还有那神韵、气质，已使爷爷不能自拔了。他突然恨恨地想，就是为了小凤，自己也要占山为王，只要有朝一日能够得到小凤，就是让人千刀万剐也心满意足了……

第五章 宛若天堂

62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在东北的天际里，我也找到了一颗星了。我也把那颗星星当成了姐姐，还有妈妈和爸爸，那三颗星离得很近，离我却很远……

第六章 半截断指

83

通过那一次，突然父亲一下子明白了很多。父亲在以后的战争中从不心慈手软，该杀的杀，不该杀的也杀。他在杀人中能体会到一种快感，看到鲜血从敌人的胸膛里喷射出来，他的心就莫名其妙地战栗飘摇……

第七章 战火屠城

104

爷爷突然说：“打仗要死人的。”父亲说：“不死人还叫打仗么？”爷爷说：“你也会被打死的。”父亲说：“为打仗死值得。”



第八章 从军的宿命

123

父亲那次身上中了13处弹片。鲜血正从身体的13个地方汨汨地向外流，父亲坐起来时，看到小腿上正有一块弹片插在那里，父亲还看见那块弹片上印着英文字母……

第九章 要命的饺子

144

爷爷他们没有了营地，白天也不敢死在一个地方呆着。他们为了活命，像野兽一样地在林子里奔逃。晚上在山坳里搂一堆树叶，面朝着天空睡觉。他们再也不敢下山去要粮食了，于是又开始抓山里的野兽……

第十章 边境上的泪光

165

我的胆子大了一些，又喊了一声：“缴枪不杀！”那个兵仍举着双手慢慢地转过了身子，转身的刹那，我呆住了，是个越南女兵。头发从钢盔里露出了一半……

第十一章 在疯魔谷

186

爷爷回头看了一眼曾经救过他们两次命的疯魔谷，走到了崖边，回过身冲望着他的十八小队的弟兄们喊了一声：“咱们都是中国人，死也不能死在日本人手里，跳吧！”

目 录

第十二章 刻骨铭心的疤痕

205

那场战争打响时，远在新疆的父亲仍在关注着那场战争。他写过血书要求去前线参战，他让柴营长把血书交给上级……没有人理会他的那份咬破中指的血书。他便一边收看着新闻，一边等待着上级的消息。后来，他就等来了离休的命令。

第十三章 魂萦梦牵的体香

226

他又一次跪下了，老泪纵横。他呜咽着喊了一声：“小凤——”从此，小凤在爷爷的心里永诀了。他再也不想小凤了，他想的更多的是那些死去的兄弟们……

第十四章 我的儿子叫好汉

240

现在的儿子已经有名字了，他就叫好汉。我一遍遍不厌其烦地望着在睡梦中正在长大的好汉子，心里一遍遍地说：“好汉子，快快长吧，20年后你也准是个英雄。”



第一章

诞生时落叶飞升

眉背了我三天三夜才从森林里走了出来……三天里，我几乎没感到炸伤给我带来的痛苦，在我记忆的深处涌动着的是那股让我终身难以忘怀的体香……



1

母亲生我那天是个早晨，太阳在教堂的顶尖上似露非露，城市的废气使整个城市混沌沌。初秋早晨天气还不冷，深色的树叶已经开始在树上打卷，刚梦醒的人们打着哈欠，伸胳膊甩腿地在自家门口朝着大街上漫无目的地张望。

水泥路上一辆老式灰色的伏尔加轿车不急不慢地行驶着，绕过惠工广场，转进了一条变窄一些的砖路上，最后驶进军区总院的门廊前，“哧”的一声停下了。司机先下了车，拉开车门，车上走下来一位军人。军人40岁左右的样子，穿一件发白的军装，领章帽徽出奇的鲜艳，军人个子不高，细长的两只眼睛没有神采地眨了眨，拧着眉头，背着手顺着台阶向住院部病房走去。

年轻的司机一弯腰从车上抱下一位3岁的小姑娘，小姑娘一下车便挣开司机的双手，一蹦一跳地朝那个军人追去。

军人推开住院部门的时候，脚步停了一下，他在等3岁的女儿媛朝。媛朝没有看军人，闪身从父亲推门的胳膊下钻了过去。住院部走廊的灯还亮着，整个走廊此时还是静静的，小姑娘停下脚，犹豫地望一眼军人问：

“爸爸，妈妈在哪里呀？”

“往里走。”军人说。

“这里怎么这么暗呀？”小姑娘边走边说。

军人几步便走到了小姑娘的前头，还没到护士值班室门



口，一个身着白大褂，白大褂领口露出很鲜艳的领章的女护士用很动听的声音叫了一声：“首长。”

军人哼了一声，点点头，护士在前面引路，她看到了3岁的小姑娘，弯腰把她抱在怀里。过了两个房间，护士推开一间病房的门，病房里有两张床，却只有一个面色苍白微闭双眼的女人躺在那里。女人睡了，军人瞅着女人眉头又拧了拧。

女护士放下怀里的小姑娘说了声：“我把孩子抱来。”军人没有吭声，他在那张空床上坐了下来，小姑娘跑到女人床边，伸出一双小手去拍女人的脸，边拍边喊：“妈妈——”

女人醒了，她看一眼小女孩，最后目光越过女孩的头顶望见了坐在对面床上的军人。女人笑了，转瞬间，脸上掠过一丝潮红，女人轻唤一声：“玉坤。”军人的眉头一点也没有舒展，但他站了起来，并没有向床边走来。

女人的眼角陡然滚出泪水来。想说什么，喉咙却哽哽地什么也没说出。小女孩伸出手去擦女人脸上的泪水，女人攥紧小女孩的手，目光仍然看军人。

这时护士把襁褓中的婴儿抱在怀里走了进来，护士把婴儿放在母亲身旁，解开襁褓，护士边解边说：“是个男孩。”

这个时候，我赤裸地袒露在襁褓之外，我突然放声大哭。男人的眉头又皱了一下，但马上就舒展开了。“好，好！”军人说。护士马上用襁褓又把我包裹上。女孩指着襁褓中的我说：“小弟弟，小弟弟。”女孩的表情惊喜不已。

那一年是公元1959年初秋的一天早晨。我在一家人的注视下又被护士抱到了婴儿监护室，大哭的我嗅到了女护士衣领里散发出的那种体香，我的哭声嘎然而止了。

2

20年后，当我伏在眉的背上，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，记忆深处，“轰”然一响，瞬间的感受和20年前的那一刹那沟通了。一股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再一次在我的灵魂里飘绕。

此时，我看清了眉那张汗湿的脸，有几缕短发粘在她汗湿的脸上，眉牙关紧咬，不停地喘着粗气，脚下错综复杂的荒草不时地纠缠着眉的双脚，山岳陡陡缓缓，杂木丛生。我想冲眉说点什么，我把嘴凑到了她的耳旁，这时一股钻心的疼痛使我再次昏迷过去。

昏沉中的我，嗅着20年前那熟悉的味道，我仿佛又回到了20年前。

当十几年后，眉去澳大利亚前几天，我有幸和眉的母亲有了一次交往。眉的母亲已退休在家，从她的身上，仍能看出眉的影子。眉的母亲刚见我的那一刻愣了足足有一分钟，半晌才试探地问：“钟部长是你什么人？”我有些惊诧，不明白她为什么一见面就问我父亲。当我回答完的时候，她差点惊叫起来，我看出她在掩饰着一种不安和惶惑，她背过脸去，把一头花白的头发面向我，久久，她才说：“当年你还是我接生的呢。”

我心里猛地一颤。我以前曾无数次地听眉说过她母亲是个接产护士。当最初我明白了那一刻后，我的感觉里又飘过那股熟悉的气味。

我离开眉的母亲时，我看到她老人家已是满脸泪水。我



不明白那种泪水，直到眉走了很多天以后，有一次我看见眉的母亲坐在父亲的面前，也是那样的泪流满面，我恍惚间，似乎悟到了什么。

我站在母亲的房间里，看着母亲的遗像，我心里滚热地叫了一声：“妈——”此时，我的泪水不知不觉已经夺眶而出了。

母亲在我的记忆里朦胧又遥远，眼前这张放大的遗像，使母亲一时间变得那样陌生。我久久地凝望着遗像，心里真切地叫了一声：“母亲，你好可怜。”

母亲为了爱情死在了新疆石河子劳改农场，却到临死也没有得到爱情。

3

当眉依偎在我的怀里，像只小羊似的接受我的爱抚时，我常无数次地问过她：“当年你是怎么把我从丛林里背到战地救护医院的？”每次眉都不答，温顺的眼里流露出骄傲的神采。

我知道，那眼神里不仅是骄傲，更多的是幸福，于是我就伏下身去吻那让我心动的眼睛。这时，那双眼睛就合上了，长长的睫毛似一片森林，使我一次次在森林中迷路。

我和眉相爱一切都缘于那次丛林之行，后来我听医生告诉我，眉背了我三天三夜才从森林里走了出来，三天哪，一个弱小的女子，背着一个昏迷不醒的男人。这个故事会让所有有心肠的男人流下泪来。三天里，我几乎没感到炸伤给我带来的

痛苦，在我记忆的深处涌动着的却是那股让我终身难以忘怀的体香。

后来我拥着眉嗅着眉的身体，一次次感受着那种味道时，暂时忘记了眉的痛苦和我的痛苦。现在，我思念着远在澳大利亚的眉，却被另一种罪恶折磨着了。



Nanren
Tiantang
第二章

人与兽的距离

父亲又看见了那人腰间的枪，他知道枪能打死人，父亲向前挪了一下脚，离那枪更近了一些，那支枪随着那人的呼吸在肚子上一起一伏，父亲想，只要伸出手就能抓住那支枪，抓住那支枪枪就是自己的了……

